

学习《反杜林論》

参 考 材 料

上 册

一九七三年四月

恩 格 斯 語 录

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

列 宁 語 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毛主席語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目 录

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	(1)
三版序言.....	(17)
一	(17)
二	(28)
三	(47)
引 论.....	(51)
一、概论.....	(51)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86)
第一编 哲 学.....	(92)
三、分类。先验主义.....	(92)
四、世界模式论.....	(104)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117)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130)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142)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162)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169)
十、道德和法。平等.....	(186)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204)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217)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237)
十四、结论.....	(254)
学习《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几点体会.....	(255)

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

《反杜林论》是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著作，是恩格斯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通过批判机会主义者杜林的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全面地捍卫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不仅亲自为这书写了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而且在单行本付印前还听恩格斯把书稿全部念了一遍，他说：这书“在德国社会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并称赞由这书选编出来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列宁认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极有教益的书，他把《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以及《共产党宣言》，看作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并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章节里都作了有关的引证和论述。毛主席早在1920年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的必读书，1937年在《矛盾论》里对《反杜林论》里的重要论断——“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也作了引证和论

述；现在又把《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入干部首先必读的六本马列著作之中。

这书写于1876年5月底——1878年7月初（哲学编大约写于1876年9月——1877年1月，并于1877年7月先出单行本）。从1877年1月开始以论文形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连载，后于1878年7月正式以单行本出版。1885年、1894年又相继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每次出版，恩格斯都写一篇序言，书中的三篇序言就是这样来的。

（一）历史背景

按照列宁的划分，巴黎公社以后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

“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具体说来，“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见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62—63页）

1875年5月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腐败和混乱情形，马克思在1877年10月19日致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

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马、恩选集》第四卷417页）

“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同上418页）

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也写道：“在七十年代，尤其是两派合并以后，党的情况不怎么好。《前进报》不缺乏民主的实际行动，但却缺少卓越的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115页）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曾写道：“在七十年代末，实证论者杜林也暂时显露过头角。”（见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66页）杜林究竟是怎样一个货色？象他这样一个江湖骗子、牛皮匠怎么竟一度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了呢？

杜林生于1833年，死于1921年。根据梅林的记载说：“他是一个普鲁士官吏的儿子，从小丧失父母，曾在孤儿院和寄宿学校里受教育，进入司法界不久，双目失明，他从这样困苦、窘迫的境遇中上升到一种自由的世界观……他把政治暴力看做一切奴役的起源。他不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陷入了他那可怜的、索然无味的未来公社幻想之中，他自以为由于设计了这个未来公社，他甚至比马克思更高明。……杜林在同大学的官方人士争论时，产生了一种可恶的夸大狂，因而他最后想在所有科学中独树一帜，可是那一门也不彻底地加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119页）在当时的德国，“一位大学教授，如果他按照对于‘社会主义’的多种多样的理解中的任何一种来向社会主义靠拢，或者表示希望靠拢，他就不必担心他所兜售的知识货色会受到过分严厉的批评。”“杜林特别具有免受这种批评的条件，因为这人在为人方面和在他的活动方面有许多东西吸引着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思想活跃的分子。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才能和天赋。他没有资产，早年失明，以大学讲师的困难地位多年来一直在讲坛上宣扬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对统治阶级毫不让步，敢于赞颂马拉、巴贝夫和巴黎公社的活动家们。

这自然得到了工人的同情。他的为人的一个阴暗面是他大言不愧地自称精通六门学问。其实，由于他生理上的缺陷，他对于这些学问是一门也不精通的。他把他的前辈哲学方面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经济方面的马克思和拉萨尔——都一棍子打死……”（《马克思传》631—632页）

梅林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拉萨尔辩护过，他关于杜林及其前辈的看法也不完全正确，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的史料来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里关于骄傲无知的杜林为什么会一度受到崇拜和“热诚欢迎”讲的几段话，才真正讲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值得我们很好的领会。恩格斯说：“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也有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相信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本书3页）“‘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嚣声中。”（本书4页）“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衷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傲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学到’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

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它和这一过程是分不开的，可是由于我们工人的非常健康的本性，这种幼稚病无疑地将被克服。”（本书5页）

总之，杜林是一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面教员。

杜林的小宗派主要指伯恩斯坦、莫斯特、弗里茨舍、恩斯等人。

伯恩斯坦（1850——1932）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

莫斯特（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杜林的追随者和吹捧者，1880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摘要，对《资本论》作了严重歪曲。常在《柏林自由报》上谈论他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东西。马克思说他：“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马、恩选集》第四卷418页）

弗里茨舍（1825——1905）德国改良主义者，本人是烟草工人，先是拉萨尔分子，1869年加入爱森纳赫派，后又成为杜林分子，国会议员。

恩斯（十九世纪）杜林分子，普鲁士农场主，曾有三年追随爱森纳赫派。

（二）写作经过

《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著作，恩格斯所以不惜把他连续多年的自然科学研究停顿下来，用两年多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才这样做的，正象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所讲的“大约在

1875年，柏林大学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使我把这个从其他方面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担负起来的主要原因。”

（见《反杜林论》322—323页）

早在1868年初，恩格斯对杜林恶意歪曲《资本论》的文章就表示不满。并认为杜林的文章“表现狼狈和恐惧”。杜林不仅看不出《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并且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硬加到马克思身上，同时别有用心地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施泰因（蹩脚的黑格尔主义者）的“死板的三分法”混为一谈。当时，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杜林是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1793——1879）的信徒，他还年轻（三

十五岁），不值一驳，并且表示：“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不过，对杜林的狂妄和卑鄙，马克思那时就有所察觉了，他说：“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参看1868年1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3月6日马克思致库格曼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64—366页）

从1876年5月24日到1877年3月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曾多次提到批判杜林的问题。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杜林“卑鄙的攻击”马克思表示极大愤慨，他说：“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14页）5月25日，马克思立即给恩格斯回信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并指出杜林一伙：“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同上15页）

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关于当时的情形这样写道：“马克思完全没有注意杜林的‘卑鄙的’攻击。……甚至当李卜克内西（他这一次倒是忠于职守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寄来一些工人的来信，并且向他们指出党的宣传有庸俗化的危险时，他们还不愿批判杜林，认为这是一件‘过于次要的工作’。直到1876年5月莫斯特给恩格斯寄来一封趾高气扬的

信时，这才似乎到了不能再容忍的时候。”（《马克思传》632页）

倍倍尔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第二卷中关于当时的情况这样写道：“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我也认为，由于鼓动的理由，凡是象杜林那样猛烈攻击社会现状并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的文章，我们都应加以支持和利用。……有关的书籍是由爱德华·伯恩斯坦寄给我的，当时他同莫斯特、弗里茨舍和其他人都是热心追随杜林的人。不久杜林由于他的学说与政府机关和大学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导致1877年6月柏林大学对他的处分，这在他的追随者的心目中更加增高他的声望。”“此后不久，杜林的威信在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心目中就遭到彻底的破产。这个人的态度这样专横和狂妄，致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我的一生》317—318页）1874年3月，倍倍尔曾匿名写过两篇文章——《新共产主义者》在党报上发表，向读者推荐杜林的著作。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对杜林的反动谬论是十分蔑视和气愤的，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也多次有所表示。比如，恩格斯在1876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莫斯特对杜林的《哲学教程》的吹捧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那里进攻和怎样进攻。这一书一定要仔细阅读一读，因为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中所提出的论据的弱点和基础。我将立即订购这本书。实际

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可以从里面引证他自己的蠢话。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18—19页）同年，7月25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又写道：“我仍然在这里以杜林的哲学——从来还没有人写过这样荒诞透顶的胡言乱语——自娱。尽是些夹杂着十足的胡说八道的高傲而庸俗的言论。但是，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炮制的，以便迎合作者所十分熟悉的读者，这些读者想依靠施给乞丐的稀汤毫不费力地迅速学会谈论一切。这个人好象是特意为几十亿赔款时期的社会主义和哲学而创造出来的。”（同上22页）1877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附上《杜林评论》。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他的脑袋，我是办不到的。”“不过，在炎症使我心情烦躁的情况下，它作为一件附带的‘工作’，对我还是大有益处的。”（同上37—38页）

杜林是一个恬不知耻的牛皮匠，把自己装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本书27页），自吹发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本书26页）“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改革”（本书25页），一句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真正哲学家。”（本书25—26页）恩格斯用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彻底撕下了他的

画皮，轻蔑地称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本书263页）是“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本书4页），“最新的空想主义者”（本书263页），是个“江湖骗子”（本书143页）、“著作界的小贩”（本书256页）、“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本书142页）。他所写的一切，“纯粹是欺人之谈”（本书141页），“充满了庸人气味”，“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本书142页）恩格斯把对杜林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本书321页）

前面讲过，《反杜林论》最初是以论文形式在《前进报》上连载。这事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有一番激烈的斗争，所以说这书本身就是斗争的产物。列宁说：“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论提出尖锐的致命的批判，遭到许多党组织的反对，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建议不许中央机关报再登载这种批评。”（《列宁全集》十九卷2940页）据梅林的记载说：“这篇论文（按：即《反杜林论》）的发表当然引起许多的恶言恶语。奈泽尔为《前进报》辩护说，编辑部没有足够的力量适当地检查恩格斯的著作，瓦尔特希用曾经使拉萨尔反感的傲慢态度说，恩格斯发出的调子必然引起味觉的错乱，使《前进报》的精神粮食成为不堪入口的东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121页）“1877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年度党代大会，几乎要把恩格斯当作异端来审判……莫斯特提议停止在正式的党刊上发表关于反对杜林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对于《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毫无趣味的，甚至

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怒……幸亏通过了一个折衷的提案，才防止了出丑的危险。提案说，为了实际的和宣传的理由，这个学术争论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不要在《前进报》正刊上进行，而应该在该报的学术附刊上进行。”（《马克思传》632—633页）把这场重大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说成是学术争论显然是错误的。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所说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见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65页）

（三）伟大意义

《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光辉著作，但它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对杜林的反动体系的揭露和批判，正象恩格斯在这书的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本书6页）所以，恩格斯在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提出：“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书4页）

1894年在第三版序言中恩格斯高兴地说：“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家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本书13页）